



曹文轩  
小说精品

# 麦子的 号叫

曹文轩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曹文轩  
小说精品

# 麦子的 号叫\*

曹文轩 著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麦子的号叫 / 曹文轩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7  
(曹文轩小说精品)

ISBN 978-7-5589-0117-1

I. ①麦... II. ①曹... III. ①儿童小说—短篇小说—  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7836 号

---



曹文轩小说精品

麦子的号叫

曹文轩 著

石 沛 绘图

施喆菁 装帧

---

责任编辑 庞 冬 美术编辑 施喆菁

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许 辉

---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[www.ewen.co](http://www.ewen.co) 少儿网 [www.jcph.com](http://www.jcph.com)

电子邮件 [postmaster@jcph.com](mailto:postmaster@jcph.com)

---

印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7 字数 96 千字 插页 4

201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89-0117-1/I·4124

定价 20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# 目 录

- 1 天黑了，该回家了
- 28 麦子的号叫
- 66 细米
- 140 田螺
- 171 红葫芦
- 196 大水

# 天黑了，该回家了

## 1

这座青灰色的住宅大楼前，是一片废墟。大概几年前有一座楼因为太破而被摧毁了吧，满眼残垣断壁，碎砖破瓦。这里的孩子们，谁也不愿到这里玩耍——它太荒凉沉寂了。

但有一个小姑娘常常独自一人走到这里，坐在断壁上，双手托着很秀气的下巴，朝废墟前的一条不知通向何方的狭窄马路上眺望着。



应该说，这个十一二岁的姑娘长得很漂亮，皮肤白净，没有一星斑迹，一头柔软的黑发，是那种乌黑乌黑的黑，鼻头优雅地往里一勾，一双十指细长的小手显得柔软而安静。她的脸上隐隐地流露出一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似乎不应该有的忧郁。在那淡淡的细眉下，一双幽潭般的黑色眼睛里，透出一种无声的光芒。这种光芒使人觉得这个孩子在热切地、可怜巴巴地渴望得到一种谁也无法说得清的东西。那薄薄的嘴唇和低垂的嘴角，又显出了几分嘲弄、尖刻和执拗。

她就这样孤独地坐在暮色中的一堆废墟上。没有声响，没有伙伴。陪伴着她的，只是一朵从瓦砾中弯弯曲曲长出来的淡蓝色的小花。

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从那座青灰色的楼里走出来，眨动着浑浊的总是流着眼泪的眼睛。她张望了几下，然后向小姑娘蹒跚而来。老人穿着旧的但很干净的藏青大襟衣服，发髻上插着一枚深绿色的玉簪子，黑裤子未免短了些。她面容和蔼、安详而厚道。

她是小姑娘的爸爸今天刚请来的老保姆。爸爸和妈

妈离婚了，家里得有人料理一堆家务。老奶奶走到小姑娘的身后，轻轻地叫道：“孩子，天黑了，该回家了。”

小姑娘没有回头，依旧坐着，朝那条马路上眺望着。

天黑后的马路变得那样朦胧，那样幽静，又是那样深远。

老奶奶走近了一步。

小姑娘回头看了老奶奶一眼。我们立即看到，小姑娘的脸上满是厌恶和鄙夷。这种神情使这位常年在人家屋檐下做保姆、听人使唤的老奶奶敏感地觉察到了。老人不安地搓着僵直的手，不知道还该不该叫这位小主人回家了。

“饭烧好了。”老奶奶轻声说完，转身走了。

小姑娘耷拉下眼皮，把眼光从那条马路上收回，低下头去，用鼻子嗅嗅那朵孤零零的小蓝花在晚风中散发出的香气，又用手轻轻地抚摸了几下两片小小的绿叶，皱眉头耸鼻子撅嘴巴地跟在老奶奶身后……

## 2

老奶奶带着疑虑，与这个性情孤僻乖张的孩子开始一起生活。尽管老奶奶万分地体贴、万分地小心翼翼，小姑娘仍然不能与她好好相处。就说吃饭吧，小姑娘会吃着吃着，忽然莫名其妙地不高兴起来，把筷子往桌上一扔，皱着眉头走了。有时地刚刚扫完擦净，小姑娘就任意往地上扔纸屑果皮，那劲头，似乎她老早就等待着老奶奶把地扫完擦净了她再尽情地把它弄脏。她爱挑剔，说话刺人，常常毫无缘故地发脾气。她与任何一个孩子都没有来往，独自上学，又独自归来。“出去找他们玩玩吧。”一次，老奶奶见她闷在屋里的时间太长了，好心好意地劝她说。她一咬嘴唇：“管得着吗？”弄得老奶奶很难堪，一声不吭地到厨房里去了。

老奶奶是个宽厚的老人。对于小主人的这些令人气恼的举动，她不想太计较，尽心尽意地与她好好相处：说到天边，她还是个孩子！可是，终于有一天，老奶奶觉得实在无法与这个孩子再好好相处下去了。



事情的起因，是那块挂在窗上的窗帘。

不知为什么，小姑娘总是整日把西窗上的帘子拉着，弄得屋里黑乎乎的。老奶奶每天打扫房间的时候，总是习惯性地顺手把窗帘拉开，并且打开窗子透气。小姑娘一回来，就把窗子“咣”地关上，随即把窗帘“呼啦”拉上。一连几天，这样一拉一收的。老奶奶觉察到小姑娘已经很生气了，就不再去拉开，但心里挺纳闷：这孩子也真怪！难道窗外有什么看不得的吗？撩开窗帘往外瞧，不远处，是个五颜六色的儿童娱乐场，孩子们在欢快地玩耍着，有的坐滑梯，有的荡秋千，有的走铁索。他们的爸爸妈妈或用力帮助他们推动可以转动的飞船，尽心地让孩子们感到快活；或守卫在铁索下，不住地叫着“当心当心”，双手举着做出随时托住掉下来的孩子的样子。窗外不是好玩得很吗？

老奶奶怎么也想不出小姑娘整天拉着窗帘有什么必要。

这一天，她觉得屋里黑得怪叫人憋气的，就又忘记了小姑娘的脸色，顺手把窗帘拉开了。小姑娘回来后，

大声朝她嚷嚷着：“谁让你拉开了？谁让你拉开了？”她脸红红的，烦躁而又愤怒。

老奶奶决定这次不再让这个坏脾气的孩子：“屋里黑，没有人家大白天拉窗帘的！”

“我偏拉！我偏拉！”说完，三下两下把窗帘拉上，差点儿把绳子拉断。

老奶奶生气地指点：“你才一点点大，就这么凶！”

“就凶，怎么着，怎么着？”

老奶奶望着她，咽了口唾沫，退了出去。

小姑娘冲着她的脊梁：“讨厌！”

老奶奶颤抖着转过身去，小姑娘却“咣当”把门关上了。

老奶奶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回到自己的房间里，坐在床边打算着怎么向小姑娘的爸爸说她要马上离开了……

小姑娘在房间里“呜呜”哭泣着。

老奶奶走到房门口，静静地听着。不知为什么，这过于哀切的哭声，又使老奶奶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升起一股对小姑娘的怜悯之情：唉，这孩子到底是怎么了？不

过，她并没有放弃离开这户人家的打算。

晚上吃晚饭，小姑娘变得比往常温顺了，默默地吃着，没有再摔筷子，还不时地抬头看一眼老奶奶，甚至还有请求老奶奶原谅她的意思。吃完饭，她默默帮助老奶奶洗净碗筷，临进自己房间睡觉前，她用眼睛长时间看着老奶奶。

这种叫人怜爱的眼光使老奶奶执意要走的决心在一瞬间动摇了：再对付几天吧！

还在小姑娘七岁的时候，一天放学回家，她没进家门就听见爸爸妈妈在吵架，吵得很凶。她推开门一看，爸爸双手哆嗦着，脸色十分可怕，嘴角不停地抽搐。见她回来了，爸爸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痛苦地长叹了一口气，脸色变得十分冷峻，像是忽然下定了什么决心。妈妈显得很冷静，像老早已料到有这么一天。她缩在墙角，害怕地看着爸爸和妈妈。晚上爸爸和妈妈分开住了。大约过了半个月，她晚上放学回到家里，立即感到家里的气氛不对，好像出了什么事情。她望着脸色铁青的爸爸：“妈妈呢？”爸爸用双手搂住她。“妈妈呢？”她大声叫着。爸爸把她领到朝南的窗口。从这里，可以看见一堆废墟，在废墟前的马路边上停着一辆小轿车，妈妈手里提着一只皮箱，回头望着。她似乎看见，妈妈的眼里含着眼泪。一个男人——她立即认出来了，就是爸爸不在家时常来她家的那个叔叔，从车里出来，帮妈妈提过皮箱，拉着妈妈的胳膊。“妈妈——”她猛地推开窗子，双

手伸出窗外。妈妈用双手捂住脸。爸爸使劲拉她。她双手抓着窗子死活不松。妈妈突然掉过头去，钻进了轿车。轿车载着妈妈，沿着废墟前的马路走了。她跺着脚哭着：“妈妈！妈妈——”终于挣脱出爸爸的大手，跑出青灰色的大楼，直朝废墟跑去。在废墟上，她摔倒了，抬起头来时，额角上流着血，小轿车早已无影无踪了……

一个家，就这样在一个秋天的黄昏里顷刻间破碎了。

起初，爸爸特别爱她。因为他只有她一个人了。可是后来，他开始对她冷淡了，有时甚至遏制不住地对她表示厌恶。她记得，爸爸变成那样，是在爸爸举办的一次宴会上，爸爸的一位朋友在喝醉酒后，说她长得没有一处像爸爸以后。那天晚上，爸爸长久地盯着她的脸。离婚后的爸爸变得敏感而多疑。

她永远也忘不了爸爸的那种目光。

从此，她再也得不到一个亲人的爱抚和温暖。她渐渐变得脆弱，只要别人给她哪怕是一点点温暖，都能引起她一场痛哭，常常弄得老师和同学莫名其妙。到郊外

小河边植树时，她的腰扭伤了。她没有吭声，咬牙坚持着，班主任发现了，从药箱里翻出一块止痛膏，让她趴在自己膝上，然后撩起她的衣服给她贴上。当她转身走开时，班主任的膝上已被小姑娘的泪水湿了一片。

爸爸对她越来越显出无所谓的态度。他照样给她买衣服，买吃的，但好像是出于迫不得已的义务。笑容从她的脸上永远地消失了。她不爱说话，常常独自一人上学、读书、做事，慢慢地与人群疏远了。开始，她趴在窗台上望着那些在父母护佑下欢乐地玩耍的孩子们，羡慕和伤心地流泪。当她变得古怪了以后，再见到西窗外的景象，就越来越反感。她让一方紫色的窗帘挡住窗子，从此不让窗外的情景再进入她的眼帘。

只有一个吸引她的地方，就是那堆废墟，因为妈妈就是在它前面的马路上消失的……



## 4

老奶奶来到这里不久就发现，差不多每个星期，小姑娘都要从走廊里破旧的信箱里拿回一封信。而她每次拿到一封信，总是沮丧地愣半天，然后坐到废墟上去。回来时，老奶奶看见她脸上有隐隐的泪痕。“谁来的信呢？”老奶奶怕问冒失了，只能在心里问自己。不过，她还是想搞明白这个孩子的心思。她跟那个长小胡子的邮递员打听：“你知道是谁给咱家小姑娘来的信吗？”

小胡子摇摇头：“不是来信，是退信。”

“退信？”老奶奶疑惑地问，“写给谁的呢？”

“她妈妈。”

“她妈妈没回信？”

“她不知道她妈妈的地址，是听人随便说的，跟人打听来的，都不对。”小胡子显然是个好心肠的人，“我劝过这个孩子，让她别再寻找了，可她不听。”

“麻烦你啦。”老奶奶说，“那我就劝她别寄了。”

小胡子连连摇手。“让她寄吧。”他叹息道，“其实，

她妈妈永远也收不到她的信了。我打听清楚啦，三年前她妈妈就跟那男人迁到国外去了。让她寄吧，让她寄吧，别断了这孩子的念头……”

老奶奶的心是酸的，苦的。

从此，她再也不与小姑娘斤斤计较。小姑娘发脾气，她就一声不吭地让着。她尽她的力量，精心照顾小姑娘。她把她的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。小姑娘不让拉窗帘，她就绝对不拉。估计小姑娘快放学了，她老早就迎在门口。她很费心思地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。她常常不由自主地望着小姑娘。好多次，她也一声不响地跟她一起坐在废墟上，仿佛也在静静地等待什么。

小姑娘渐渐变得温和了。一天，她主动与老奶奶说话了：“奶奶，能和我一块儿去小河边吗？”

老奶奶连忙解下围裙，连声说：“能能能。”都没有问一声小姑娘去干什么，拉着她的手就走。

初夏，太阳热，但不晒人，清澈的河水在微风里荡着涟漪。河坡上，青青的小草中间，开放着五颜六色的小野花。



小姑娘离开老奶奶，用乌黑的眼睛出神地寻找着什么。

老奶奶发现，每当她看见一朵金红色的小花，她的眼睛就忽地一亮，然后拍着手，欢乐地跳过去。调皮的风掀动着她美丽的头发。她小心地一朵一朵地摘着。她不时地向远处波光粼粼的小河湾跳望着，然后又蹦跳着去寻那金红色的小花。她在草地上蹦跳着，浑身透着一股女孩子家的稚气。

老奶奶见她手里已采了一大束花了，问：“采这么多花干什么？”

小姑娘低下头去，久久地望着手里的花：“今天是爸爸的生日。”

小姑娘记得，她八岁的时候，爸爸在他过生日的那天问她：“你送爸爸什么呢？”那时她刚和几个孩子从小河边玩了回来，爸爸见她手中金红色的小花，笑了，“噢，是送爸爸一束花呀！”说完，真的把花接过去，插在花瓶里，还用鼻子使劲地嗅了嗅呢。

老奶奶眨着眼睛：“没听你爸爸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呀。”